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舊五代史卷六十至六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黄壽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吴巽成

謄録監生臣譚湘鏡

舊五代史卷六十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三十六

列傳十二

李襲吉自言左相林甫之後父圖為洛陽令因家焉襲吉乾符末應進士舉遇亂避地河中依節度使李都為搉鹽鐵判官及王重榮代不喜文士時喪亂之後衣冠

多逃難汾晉間龔吉訪舊至太原武皇署為府椽出宰榆杜光啟初武皇遇難上源記室沒焉既歸鎮辟掌奏者多不如指或有薦龔吉能文召試稱指即署為掌書記龔吉博學多通尤諳悉國朝近事為文精意練實動據典故無所放縱羽檄軍書辭理宏健自武皇上源之難與梁祖不協乾寧末劉仁恭負恩其間論列是非交相聘答者數百篇警策之句播在人口文士稱之三年遷節度副使從討王行瑜拜右諫議大夫及師還渭北

武皇不獲入覲為武皇作違離表中有警句云穴禽有異聽舜樂以猶來天路無梯望堯雲而不到昭宗覽之嘉歎洎襲吉入奏面詔諭之優賜特異北夢瑣言昔吉從李克用至渭南令其入奏帝重其文章授諫議大夫使上事北省以榮之其年十二月師還太原王珂為浮梁於夏陽渡襲吉從軍時笮斷航破武皇僅免襲吉墜河得大冰承足沿流七八里還岸而止救之獲免天復中武皇議欲修好於梁命襲吉為書以貽梁祖書曰一別清德十有餘年失意杯盤爭鋒劍戟山長

水闊難追三國之歡鴈逝魚沈久絶八行之賜比者僕與公實聯宗姓原忝恩知投分深情將期棲託論交馮上薦美朝端傾嚮仁賢未肯疎闊豈謂運由奇特謗起奸邪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于明時狂藥致其失歡陳事止于堪笑今則皆登貴位盡及中年遽公亦要知非君子何勞用壯今公貴先列辟名過古人合縱連衡本務家邦之計擴地守境要存子孫之基文王貴奔奏之交仲尼譚損益之友僕顧慙虛薄舊忝

眷私一言許心萬死不悔壯懷忠力猶勝他人盟于三光願赴湯火公又何必終年立敵懇意相窺徇一時之襟靈取四郊之倦弊今日得其小衆明日下其危牆弊師無遺鏃之憂鄰壤抱剥牀之痛又慮悠悠之黨妄瀆聽聞見僕韜勇枕威戢兵守境不量本末誤致窺覦且僕自壯歲已前業經陷敵以殺戮為東作號兼并為永謀及其首陟師壇躬被公衮天子命我為羣后明公許我以下交所以斂迹愛人蓄兵務德收燕薊則還其故

將入蒲坂而不負前言况五載休兵三邊校士鐵騎犀甲雲屯谷量馬邑兒童皆為鋭將鷲峰宫闕咸作京坻問年猶少于仁明語地李依于險阻有何覘覦便誤英聰况僕臨戎握兵粗有操斷屈伸進退久貯心期勝則撫三晉之民敗則徵五部之衆長驅席卷反首提戈但慮隳突中原為公後患四海羣謗盡歸仁明終不能見僕一夫得僕一馬鋭師儻失則難整齊請防後艱願存前好矧復陰山部落是僕懿親迴紇師徒累從外舍文

靖求始畢之衆元海徵五部之師寬言虛詞猶或得志令僕散積財而募勇輩輦實貨以誘義戎徵其密親啗以美利控弦跨馬寧有數乎但緣苟位天朝惻心疲瘵峩峩亭障未忍起戎亦望公深識鄙懷洞迴英鑒論交釋憾慮禍革心不聽浮譚以傷覇業夫易惟忌滿道貴持盈儻恃勇以喪師如擎盤而失水為蛇刻鵠幸賜徊翔僕少負褊心天與直氣間謀詭論誓不為之唯將樂石之譚頗託金蘭之分儻愚衷未豁彼抱猶迷假令罄

三朝之威窮九流之辨遣迴肝膈如俟河清令者執簡吐誠垂顧保鑒僕自眷私睽阻翰墨往來或有鄙詞稍侵英德亦承嘉論每賜篤言叙歡旣罷于尋戈焚謗幸蠲其載筆窮因尚口樂貴和心顧袪沈閼之嫌以復塤篪之好令者卜于曩分不欲因人専遣使乎直詣鈴閣古者兵交兩地使在其間致命受辭幸存前志昔賢貴於投分義士難于屈讐若非仰戀恩私安可輕露肝膈悽悽丹懇炳炳血情臨紙嚮風千萬難述渠祖覽之至

毒手尊拳之句怡然謂敬翔曰李公斗絶一隅安得此文士如吾之智筭得襲吉之筆才虎傅翼矣又讀至馬邑兒童隂山部落之句梁祖怒謂敬翔曰李太原喘喘餘息猶氣吞宇宙可詬罵之及翔為報書詞理非勝由是襲吉之名愈重通鑑考異引唐末見聞録載全忠回書云前年洹水曾獲賢郎去年青山又擒列將蓋梁之書檄皆此類也自廣明大亂之後諸侯割據方面競延名士以掌書檄是時梁有敬翔燕有馬郁華州有李巨川荊南有鄭準唐新纂云鄭準士族未第時佐荊門上谷蓮幕飛書走檄不讓古人秉直

去邪無慚往哲考準爲戌訥書記訥封上谷郡王鳳翔有王超北夢瑣言唐末鳳翔判官王超推奉李茂貞挾背馬之勢牋奏文檄恣意翱翔後爲興元留後遇害有鳳鳴集二十卷行于世錢塘有羅隱魏博有李山甫皆有文稱與襲吉齊名于時襲吉在武皇幕府垂十五年視事之暇唯讀書業文手不釋卷性恬于榮利獎誘後進不以巳能格物參決府事務在公平不交賂遺綽綽有士大夫之風槩焉天祐三年六月以風病卒于太原同光二年追贈禮部尚書

王緘幽州劉仁恭故吏也少以刀筆直記室仁恭假以

幕職令使鳳翔還經太原屬仁恭阻命武皇留之緘堅辭復命書詞稍抗武皇怒下獄詰之謝罪聽命乃署為推官歷掌書記契丹國志韓延徽傳延徽自契丹奔晉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嫉之延徽不自安求東歸省母遂復入契丹寓書于晉王敘所以北去之意且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所以不留正懼王緘之讒耳從莊宗經略山東承制授檢校司空魏博節度副使緘博學善屬文燕薊多文士緘後生未知名及在太原名位驟達燕人馬郁有盛名于鄉里而緘素以吏職事郁及郁在太原謂緘曰公在此作文士所謂避

風之鳥受賜于魯人也每以公宴但呼王緘而已十年
從征幽州既獲仁恭父子莊宗命緘為露布觀其旨趣
緘起草無所辭避義士以此少之胡柳之役緘隨輜重
前行歿于亂兵際晚盧質還營莊宗問副使所在曰某
醉不之知也既而緘凶問至莊宗流涕久之得其喪歸
葬太原
李敬義本名延古太尉衛公德裕之孫初隨父煒貶連
州遇赦得還嘗從事浙東自言遇涿道士謂之曰子方

厄運不宜仕進敬義悚然對曰吾終老賤哉喙曰自此
四十三年必遇聖王大任子其志之敬義以為然乃無
心仕宦退歸洛南平泉舊業為河南尹張全義所知歲
時給遺特厚出入其門欲署幕職堅辭不就初德裕之
為將相也大有勲于王室出藩入輔綿歷累朝及留守
洛陽有終焉之志于平泉置別墅採天下奇花異竹珍
木怪石為園池之玩自為家戒序録志其草木之得處
刋于石云移吾片石折樹一枝非子孫也洎巢蔡之亂

洛都灰燼全義披榛而創都邑李氏花木多爲都下移掘樵人鬻賣園亭掃地矣有醒酒石德裕醉即踞之最保惜者光化初中使有監全義軍得此石置於家園敬義知之泣謂全義曰平泉别業吾祖戒約甚嚴子孫不肖動違先旨因託全義請石于監軍他日宴會全義謂監軍曰李員外泣告言内侍得衛公醒酒石其祖戒堪哀内侍能迴遺否監軍忿然厲聲曰黄巢敗後誰家園池完復豈獨平泉有石哉全義始受黄巢偽命以爲詬

巳大怒曰吾令爲唐臣非巢賊也即署奏箚斃之昭宗
遷都洛陽以敬義爲司勲員外郎柳璨之陷裴趙諸族
希梁祖㫖奏云近年浮薄相扇趨競成風乃有卧邀軒
冕視王爵如土梗者司空圖李敬義三度除官養望不
至咸宜屏黜以勸事君者翌日詔曰司勲員外郎李延
古世荷國恩兩㸔相位奉從筮仕累忝寵榮多歷歲時
不趨班列而自還都卜洛紀律載張去明庭而非遥處
別墅而無懼罔思報效姑務便安爲臣之節如斯貽厥

之謀何在須加懲責以肅朝倫九寺勾稽尚謂寬典可責授衛尉寺主簿司空圖亦追停前詔任從閒適圖唐史有傳舊唐書哀帝紀六月戊申勅前司勳員外郎賜緋魚袋李延古責授衛尉寺主簿九月壬寅勅前大中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賜紫金魚袋司空圖放還中條山盖延古與司空圖同時被劾其降勅則有先後也時全義既不能庇護乃密託楊師厚令敬義潛往依之因挈族客居衛州者累年師厚給遺周厚十二年莊宗定河朔史建瑭收新鄉敬義謁見是歲上遣使迎至魏州署北京留守判官承制拜工部尚書奉使王鎔敬

義以遠祖趙郡見鎔展維山之敬鎔遣判官李翥送賛
皇集三卷令謁前代碑壠使還歸職太原監軍張承業
尤不悅本朝宰輔子孫待敬義甚薄或面折于公宴或
指言德裕過惡敬義不得志鬱憤而卒同光二年贈右
僕射

五代史闕文司空圖字表聖自言泗州人少有俊
才咸通中一舉登進士第惟好為文躁于進取頗
自矜伐端士鄙之初從事使府衆登朝驟歷清要巢賊
之亂車駕播遷圖有先人舊業在中條山極林泉之美
圖自禮部員外郎因避地焉日以詩酒自娛屬天下板
蕩士多往依之互相推奬由是聲名藉甚昭宗反正以
戶部侍郎徵至京師圖既負才慢世謂已當為宰輔時
要惡之稍抑其鋭圖憤憤謝病復歸中條與人書疏不

名官位但稱知非子又稱耐辱居士其所居曰禎貽谿谿上結茅屋命曰休休亭常自為記云臣謹案圖河中虞鄉人少有文彩才為鄉里所稱魯王凝自尚書郎出為絳州刺史圖以文謁之大為凝所賞歎由是知名未幾凝入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知貢舉擢圖上第頃之凝出為宣州觀察使辟圖為從事既渡江御史府奏圖監察下詔追之圖感知己之恩不忍輕離幕府滿百日不赴闕為臺司所劾遂以本官分司久之徵拜禮部員外郎俄知制誥故集中有文曰戀恩稽命黜紫洛師于今十年方忝綸閣此豈躁于進取者耶舊史不詳一至于此圖見唐政多僻中官用事知天下必亂即棄官歸中條山尋以中書舍人徵又拜禮戶部侍郎皆不起及昭宗播遷華下圖以密邇乘輿即時奔問復辭還山故詩曰多病形容五十年誰憐借笏趨朝參此豈有意于相位耶河中節度使王重榮請圖撰碑得絹數千匹圖致于虞鄉市心恣鄉人所取一日而盡是時盜賊充斥獨

不入王官谷河中士人依圖避難全者甚衆昭宗東還又以兵部侍郎召至洛下為柳璨所阻一謝而退梁祖受禪以禮部尚書徵辭以老疾卒時年八十餘臣又案梁室大臣如敬翔李振杜曉楊涉等皆唐朝舊族本當忠義立身重侯累將三百餘年一旦委質朱梁其甚者贊成弑逆惟圖以清直避世終身不事梁祖故梁史揭圖小瑕以泯大節者良有以也

盧汝弼宣和書譜汝弼字子諧祖綸唐貞元中有詩名父簡求為河東節度使汝弼少力學不喜為世尚篤志科舉登進士第文彩秀麗一時士大夫稱之唐昭宗景福中擢進士第歷臺省昭宗自秦還洛時為祠部郎中知制誥時梁祖凌弱唐室殄滅衣冠懼禍渡河由上黨歸于晉陽初武皇

平王行瑜天子許承制授將吏官秩是時藩侯倔強者多偽行墨制武皇恥而不行長吏皆表授及莊宗嗣晉王位承制置吏又得汝弼有若符契由是除補之命皆出汝弼之手既而畿内官吏考課議擬奔走盈門頗以賄賂聞士論少之洎帝平定趙魏汝弼每請謁迎勞必陳說天命顯侯中興帝亦以宰輔期之建國前卒于晉

宣和書譜
兵部尚書

李德休字表逸趙郡贊皇人也祖絳山南西道節度使

唐史有傳父瑋宣州觀察使德休登進士第歷鹽鐵官渭南尉右補闕侍御史天祐初兩京喪亂乃寓跡河朔定州節度使王處直辟為從事莊宗即位于魏州徵為御史中丞轉兵部吏部侍郎權知左丞以禮部尚書致仕卒時年七十四贈太子少保

蘊循父特陳州刺史循咸通中登進士第累歷臺閣昭宗朝再至禮部尚書循性阿諛善承順苟容以希進取昭宗自遷洛之後梁祖凶勢日滋唐室舊臣陰懷主辱

之憤名族之冑往往有違禍不仕者唯循希旨附會及梁祖失律于淮南西屯于壽春要少帝欲授九錫朝臣或議是非循揚言云梁王功業顯大歷數有歸朝廷速宜揖讓當時朝士畏梁祖如虎罔敢違其言者明年梁祖通禪循為册禮副使梁祖既受命宴于玄德殿舉酒曰朕夾輔日淺代德未隆置朕及此者羣公推崇之意也楊涉張文蔚慚懼失對致謝而已循與張禕薛貽矩因盛陳梁祖之德業應天順人之美循自以奉册之勞

旦夕望居宰輔而敬翔惡其為人謂梁祖曰聖祚惟新宜選端士以鎮風俗如循等輩俱無士行實唐家之鴟梟當今之狐魅彼專賣國以取利不可立惟新之朝初循子楷乾寧二年登進士第中使有奏御者云令年進士二十餘人僥倖者半物論以為不可昭宗命學士陸扆馮渥重試於雲韶殿及格者一十四人詔云蘇楷盧賡等四人詩句最昇蕪累頗甚曾無學業敢竊科名浼我至公難從濫進宜副所司落下不得再赴舉場楷以

此懲恨長幸國家之災昭宗遇弑輝王嗣位國命出于朱氏楷始得為起居郎柳璨陷害朝臣衣冠惕息無敢言者初梁祖欲以張廷範為太常卿裴樞以為不可柳璨懼梁祖之毒乃歸過於樞故裴趙罹白馬之禍楷因附璨復依廷範時有司初定昭宗謚號楷謂廷範曰謚者所以表行實前有司之謚先帝為昭宗所謂名實不副司空為樂卿余忝史職典章有失安得不言乃上疏曰帝王御宇察理亂以審汙隆祀享配天資謚號以定

升降故臣下君上皆不得而私也先帝睿哲居尊恭儉垂化其于善美孰敢蔽虧然而否運莫興至理猶鬱遂致四方多事萬乘播遷始則宦豎凶狂受幽辱于東内終則嬪嬙悖亂罹夭閼於中闈其于易名宜循考行有司先定尊謚曰聖穆景文孝皇帝廟號昭宗敢言溢美似異直書今郊禋有日祫祭惟時將期允愜列聖之心更在詳議新廟之稱庶使叶先朝罪已之德表聖上無私之明（舊唐書云蘇楷目不知書僅能執筆其文羅衮作也）太常卿張廷範奏議

曰昭宗初實彰于聖德後漸滅于休明致季述幽辱于前茂貞劫幸于後雖數拘厄運亦道失始終違陵寢于西京徙兆民於東洛軔輦輅未踰于寒暑行大事俄起於宮闈謹閒執事堅固之謂恭亂而不損之謂靈武而不遂之謂莊在國逢難之謂閔因事有功之謂襄今請改謚曰恭靈莊閔皇帝廟號襄宗輝王荅詔曰勉依所奏哀咽良深楷附會幸災也如是及梁祖即位于汴楷自以遭遇千載之時敬翔深鄙其行尋有詔云蘇楷高

貽休蕭閒禮等人才寢陋不可塵穢班行並勒歸田里循楷既失所望懼以前過獲罪乃退歸河中依朱友謙莊宗將即位于魏州時百家多缺乃求訪本朝衣冠友謙令赴行臺時張承業未欲莊宗即尊位諸將賓僚無敢贊成者及循至入衙城見府廨即拜謂之拜殿時將吏未行蹈舞禮及循朝謁即呼萬歲舞抃泣而稱臣莊宗大悦翼日又獻大筆三十管曰畫日筆莊宗益喜承業聞之怒會盧汝弼卒即令循守本官代為副使明年

春循因食蜜雪傷寒而卒同光二年贈左僕射以楷為員外郎天成中累歷使幕會執政欲糾其駁謚之罪竟以憂慚而卒

史臣曰昔武皇之樹霸基莊宗之開帝業皆旁求多士用佐丕圖故數君子者或以書檄敏才或以縉紳舊族咸登貴仕諒亦宜哉唯蘇循贊梁祖之强禪蘇楷駁昭宗之舊謚士風臣節豈若是斯盖文苑之豺狼儒林之荆棘也

舊五代史卷六十

舊五代史卷六十攷證

唐列傳十二李襲吉傳　李襲吉北夢瑣言作李習吉

乾符末應進士舉　案唐新纂作應廣文舉不第

出宰榆社　案北夢瑣言作攝榆次令

李敬義傳移吾庀石　案原本脫移字今據冊府元龜增入

李德休傳　德休原本作德林今案其字表逸林字疑休字之訛今改

舊五代史卷六十攷證

舊五代史卷六十一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三十七

列傳十三

安金全代北人世為邊將少驍果便騎射武皇時為騎將屢從征討莊宗之救潞州及平河朔皆有戰功累為刺史以老病退居太原天祐中汴將王檀率師三萬乘

莊宗在鄴來襲并州時城無備兵敵軍奄至監軍張承業大恐計無所出閲諸司丁匠登陴禦捍外攻甚急金全遽出謂承業曰老夫退居抱病不任軍事然吾王家屬在此王業本根之地如一旦為敵所有大事去矣請以庫甲見授為公備禦承業即時授之金全被甲跨馬召率子弟及退閒諸將得數百人夜出北門擊賊于羊馬城内梁人驚潰由是退却俄而石君立自潞州至汴軍退走微金全之奮命城幾危矣莊宗性矜伐凡大將

立功不行賞故金全終莊宗世名位不進明宗與之有舊及登極授金全同平章事充振武軍節度使在任二年治民為政非所長詔赴闕俄而病卒廢朝二日初南北對壘汴之游騎每出必為金全所獲故梁之偵邏者咸懼目之為安五道蓋比鬼將為五道之名也子審琦等皆位至方鎮別有傳

審通金全之猶子也幼事莊宗累有戰功轉先鋒指揮使同光初為北京右廂馬軍都指揮使屯奉化軍四年

春赴明宗急詔軍趨吏門為前鋒天成初授單州刺史
改齊州防禦使兼諸道先鋒馬軍都指揮使奉詔北征
從房知溫營于盧臺會龍晊部下兵亂審通脫身潛筵
奪船以濟促騎士介馬及亂兵南行盡戮之以功授檢
校太傅滄州節度使圍王都于中山躬冒矢石為飛石
所中而卒贈太尉

安元信字子言代北人父順琳為降野軍使元信以將
家子便騎射幼事武皇從平巢蔡光啟中吐渾赫連鐸

寇雲中武皇使元信拒之元信兵敗于居庸關武皇性嚴急元信不敢還遂奔定州王處存待之甚厚用為突騎都校乾寧中處存子郜嗣位時梁軍攻河朔三鎮奔命不暇梁將張存敬軍奄至城下既無宿備郜懼挈其族奔太原元信從之武皇待之如初用為鐵林軍使梁將氏叔琮之攻河東也別將葛從周自馬嶺入元信伏于榆次挫其前鋒梁將李思安之攻上黨也王師將壁高河為梁軍所逼別將秦武者尤為難敵元信與鬬斃

之縣是梁軍解去城壘得立武皇賜所乘馬及細鎧仗遷突陣都將莊宗嗣晉王位元信從救上黨破夾寨復澤潞以功授檢校司空遼州刺史賜玉鞭名馬柏鄉之役日晚戰酣元信重傷莊宗自臨傅藥其年改檢校司徒武州刺史充內衙副都指揮使山北諸州都團練副使從莊宗定魏博移為博州刺史與梁對壘得勝渡元信為右廂排陣使未幾為大同軍節度使莊宗平定河南移授橫海軍節度使時契丹犯邊元信與霍彥威從明

宗屯常山元信恃功每對明宗以成敗勇怯戲侮彥威彥威不敢答明宗曰成由天地不由於人當氏叔琮圍太原公有何勇今國家運興致我等富貴乃起謝元信不復以彥威為戲明宗即位以元信嘗為內衙都校尤厚待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移鎮徐州王師之討高季興襄帥劉訓逗撓軍期移授元信山南東道節度使以代訓歲餘改歸德軍節度使就加兼侍中明宗不豫求入未帝即位授潞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清泰

三年二月以疾卒于鎮時年七十四贈太師晉高祖即位以元信宿望令禮官定謚曰忠懿有子六人長曰友權歷諸衛大將軍次曰友觀仕皇朝為滁州刺史卒于任

安重霸雲州人也性狡譎多智算初自代北與明宗俱事武皇因負罪奔梁在梁復以罪奔蜀蜀以蕃人善騎射因為親將蜀後主王衍幼年襲位其政多僻宦官王承休居中用事與成都尹韓昭內外相結專採擇聲色

以固寵幸武皇宿將居常切齒重霸諂事承休特見委信梁末岐下削弱蜀人獨取秦成階等州重霸說承休求鎮秦州仍於軍中選山東驍果得數千人號龍武都以承休為軍帥重霸副馬俱在天水歲餘承休欲求旋鉞乃以隴西花木入獻又秦州山水之美人物之盛請後主臨幸而韓昭贊成之太平廣記引王氏見聞錄云承休請從諸軍揀選官健得驍勇數千號龍武軍承休自為統帥並特加衣糧日有優給因乞秦州節度使且云願與陛下于秦州採掇美麗且說秦州風土多出國色請仍幸天水少主甚悅即遣使節赴鎮應所選龍武精銳並兗衙隊從行同光

二年十月蜀主率衆數萬由劒閣將出興鳳以遊秦州至興州遇魏王繼岌軍至狼狽而旋承休遽閒東師入討大恐計無從出問計于重霸曰閒府何患蜀中精兵不下十萬咫尺之險安有不濟縱東軍盡如狼虎豈能入劒門然國家有患閒府特受主知不得失于奔赴此州制置事定無虞得失重霸願從閒府赴闕承休素信以為忠赤重霸出秦州金帛以賂羣羌買由州山路歸蜀承休擁龍武軍及招置僅萬人從行令重霸權握部

署州人祖送秦州軍亦列部隊承休登乘重霸馬前辭曰國家費盡事力收獲隴西若從開府南行隴州即時踈失請閤府自行重霸且爲國守藩承休既去重霸在秦州聞明宗起河北即時遣使以秦成等州來降天成初用爲閬州團練使未幾召還爲左衛大將軍常以姦佞揣人主意明宗尤愛之長興末明宗謂侍臣曰安重霸朕之故人以秦州歸國其功不細酬以團練防禦恐非懷來之道范延光曰將校内有自河東河北從陛下

龍飛故人尚有未及團防者今若遽授重霸方鎮恐為
人竊議明宗不悅未幾竟以同州節鉞授之清泰初移
授西京留守京兆尹先是秦雍之間令長設酒食私丐
于部民者俗謂之擣蒜及重霸之鎮長安亦為之故秦
人目重霸為擣蒜老其年冬改雲州節度居無何以病
求代時家寄上黨及歸而卒重霸善悅人好賂遺時人
目之為俊弟重進尤凶惡事莊宗以試劍殺人奔淮南
玉堂閒話姜重進性凶險莊宗潛龍時為小校常佩劍
列于翊衛後攜劍南馳投于梁主梁主壯之俾隸淮之

鎮戍復以射殺掌庾吏逃竄江湖淮帥得之擢為裨將重霸在蜀聞之蜀主取之于吳用為裨將隨重霸為龍武小將戍長道又殺人奔歸洛陽太平廣記蜀破重進東歸明宗補為諸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後有過鞭背卒重霸之子曰懷浦晉天福中為禁軍指揮使契丹冦澶州以臨陣忸怩為景延廣所誅

劉訓字遵範隰州永和人也出身行間初事武皇為馬軍隊長漸至散將屬河中王氏昆仲有尋戈之役訓從史儼攻陝州武皇討王行瑜以訓為前鋒後隸河中為

隰州防禦都將居無何叙陝州刺史以郡歸莊宗歷瀛州刺史同光初拜左監衛大將軍三年授襄州節度使四年四月洛陽有變訓以私忿害節度副使胡裝族其家聞者寃之天成中荆南高季興叛詔訓為南面行營招討使知荆南行府事是時湖南馬殷請以舟師會王師至荆渚殷軍方到岳州仍傳意于訓許助軍儲弓甲之類久之略無至者通鑑劉訓至荆南楚王殷遣都指揮使許德勲等將水軍屯岳州高季興堅壁不戰求救于吳吳人遣水軍救之荆渚地氣卑濕漸及霖潦糧

運不繼人多疾疫訓本無將略人咸苦之及孔循至得襄之小校獻竹龍之術及造竹龍二道傳於城下竟無所濟遂罷兵令將士散略民而迴詔訓赴闕尋責授檀州刺史續勑濮州安置未幾起為龍武大將軍尋授建雄軍節度使移鎮延平卒贈太尉

張敬詢勝州金河縣人世為振武軍牙校祖仲阮歷勝州刺史父漢環事武皇為牙將敬詢當武皇時專掌甲坊十五年以稱職聞復以女為武皇子存霸妻並見親

信莊宗即位以爲沁州刺史秩滿復用爲甲坊使莊宗
經略山東敬詢從軍歷博澤慈隰四州刺史同光末授
耀州團練使郭崇韜之征蜀也以敬詢善督租賦乃表
爲利州留後明宗即位正授昭武軍節度使天成二年
詔還京師復授大同節度使至鎮招撫室韋萬餘帳四
年徵爲左驍衛上將軍明年授滑州節度使以河水連
年溢堤乃自酸棗縣界至濮州廣隄防一丈五尺東西
二百里民甚賴之三年秩滿歸京卒輟視朝一日

劉彥琮字比德雲中人也事武皇累從征役先是絳州刺史王瓘叛武皇言于彥琮意欲致之無幾從略于汾晉之郊彥琮奔絳瓘以為附已待之甚厚因命為騎將會瓘出獵于馳驅之際彥琮刃瓘之首來獻武皇甚奇之從莊宗解上黨之圍同光初稍遷至鐵林指揮使磁州刺史後明宗赴難京師授華州留後尋正授節旄天成三年改左武衛上將軍未幾改陝州節度使尋移鎮邠州卒于鎮時年六十四贈太傅

袁建豐武皇破巢時得于華陰年方九歲愛其精神爽
俊俾收養之漸長列于左右復習騎射補鐵林都虞候
從破邠州王行瑜以功遷左親騎軍使轉突騎指揮使
從莊宗解圍上黨破柏鄉陣累功遷右僕射左廂馬軍
指揮使明宗為内衙指揮使建豐為副北討劉守光常
身先士伍轉都教練使權蕃漢副總管莊宗入鄴以心
腹幹能選為魏府都巡檢使劉鄩下衛磁洺三郡有功
加檢校司空授洺州刺史于臨洺西敗梁將王遷數千

人生獲將領七十餘人俄拜相州刺史徵赴河上豫戰
于胡柳陂建豐嶺相州軍㠯行營在外委州事于小人
失于撫馭指揮使孟守謙據城以叛建豐引兵討平之
改隰州刺史染風痹于任明宗嗣位念及平昔副貳之
舊詔赴洛下親幸其第撫問隆厚加檢校太傅遥授鎮
南節度使俾請俸自給後卒于洛陽年五十六廢朝一
日贈太尉子可鈞仕皇朝位至諸衛大將軍
西方鄴定州滿城人也父再遇為州軍校鄴居軍中以

勇力聞年二十南渡河遊梁不見用復歸莊宗以為孝義軍指揮使累從征伐皆有功同光中為曹州刺史命以州兵屯汴州明宗由魏州南渡河時莊宗東幸汴州汴州節度使孔循隱懷二志使北門迎明宗西門迎莊宗凡供帳委積悉如一日先至者入之鄴因責循曰主上破梁室于公有不殺之恩奈何欲納總管循不答鄴度循不可理爭以石敬瑭之妻明宗女也時方在汴欲先殺之以堅人心循知其謀取之藏其家鄴無如之何

乃將麾下兵五百騎西迎莊宗見于汜水嗚咽泣下莊宗亦為之嘘唏使以兵為先鋒莊宗還洛陽遇弒明宗入洛鄴請死于馬前明宗嘉歎久之明年荆南高季興叛明宗遣襄州節度使劉訓等招討而以東川董璋為西南招討使乃拜鄴夔州刺史副璋以兵出三峽已而訓等無功見黜諸將皆罷璋未嘗出兵惟鄴獨取夔忠萬三州乃以夔州為寧江軍拜鄴為節度使已而又取歸州數敗季興之兵鄴武人所為多不中法度判官譚

善達數以諫鄴鄴怒遣人告善達受人金下獄善達素剛辭氣不遜遂死于獄中鄴病見善達為祟卒于鎮

張遵誨魏州人也父為宗城令羅紹威役衙軍之歲為梁軍所害遵誨奔太原武皇以為牙門將莊宗定山東遵誨以典客從歷幽鎮二府馬步都虞候同光中為金吾大將軍明宗即位任圜保薦授西都副留守知留守事京兆尹天成四年入為客省使守衛尉卿及將有事于南郊為修儀仗法物使初遵誨自以歷位尹正與安

重誨素亦相款衷心有望于節鉞及郊禋畢止為絳州刺史欝欝不樂離京之日白衣乘馬于隼旟之下至郡無疾翌日而卒

孫璋齊州歴城人出身行間隷梁將楊師厚麾下稍補奉化軍使莊宗入鄴累遷澶州都指揮使明宗鎮常山權為裨校鄴兵之變從明宗赴難京師天成初歴趙登二州刺史齊州防禦使王都之據中山璋為定州行營都虞候賊平加檢校太保長興初授鄜州節度使罷鎮

卒於洛陽年六十一贈太尉

史臣曰夫天地斯晦則帝王于是龍飛雲雷搆屯則王侯以之蟬蛻良以適遭亂世得奮雄圖故全金而下咸以軍旅之功坐登藩閫之位垂名簡冊亦可貴焉惟重霸以姦險而仗旌鉞蓋非數子之儔也

舊五代史卷六十一

舊五代史卷六十一攷證

唐列傳十三安金全傳莊宗性矜伐凡大將立功不時行賞故金全名位不進　案遼史金全以幽州戰敗故退廢不用與是書異

安元信傳　案五代時唐晉俱有安元信是書並為立傳今附識于此

安重霸傳蜀主率衆數萬由劍閣將出興鳳以遊秦州至興州遇魏王繼岌軍至狼狽而走　案九國志作

王衍將之秦州以王宗弼力諫而止與是書異

袁建豐傳轉突騎指揮使　突騎歐陽史作突陣

指揮使孟守謙據城以叛　孟守謙歐陽史作孟謙

加檢校太傅　太傅歐陽史作太尉

西方鄴傳父再遇為州軍校　案歐陽史作汴州軍校

疑原本脫汴字

已而又取歸州　案通鑑不載取歸州事歐陽史與薛

史同近人撰十國春秋者謂他書不載取歸州之事

疑歐陽史有誤蓋薛史世久失傳十國春秋所引悉本通鑑考異殊不知歐陽史西方鄴傳本於薛史有可徵信也

舊五代史卷六十一攷證

欽定四庫全書

舊五代史卷六十二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三十八

列傳十四

孟方立（歐陽史云邢州人通鑑云洺州人）中和二年爲澤州天井關戍將時黄巢犯闕輔州郡易帥有同博奕先是沈詢高湜相繼爲昭義節度怠于軍政及有歸秦劉廣之亂方立

見潞帥交代之際乘其無備率戍兵徑入潞州自稱留後以邢為府以審誨知潞州（案此二句上下有脫文令無可復考）六月李存孝下洺磁兩郡方立遣馬溉袁奉韜盡率其衆逆戰于琉璃陂存孝擊之盡殪生獲馬溉奉韜初方立性苛急恩不逮下攻圍累旬夜自巡城慰諭守陴者皆倨方立知其不可用乃飲酖而卒其從弟洺州刺史遷素得士心衆乃推為立後求援于汴時梁祖方攻時溥援兵不出（通鑑云全忠遣大將王虔裕將精甲數百間道入邢州共守）大順元年遷執王

虔裕等乞降武皇令安金俊代之案孟方立傳原本闕佚考新唐書列傳云

孟方立邢州人始為澤州天井戍將稍遷遊奕使中和元年昭義節度使高潯擊黃巢戰石橋不勝保華州為裨將成潾所殺還據潞州衆怒方立率兵攻潾斬之自稱留後擅裂邢磁洺為鎮治邢為府號昭義軍潞人請監軍使吳全勗知兵馬留後時王鐸領諸道行營都統以潞未定墨制假方立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知邢州事方立不受因全勗以書請鐸願得儒臣守潞鐸使參謀中書舍人鄭昌圖知昭義留後欲遂為帥僖宗自用舊宰相王徽領節度時天子在西河關雲擾方立擅地而李克用窺潞州徽度朝廷未能制乃固讓昌圖昌圖治不三月輒去方立更表李殷銳為刺史謂潞險而人悍數賊大帥為亂欲銷懦之乃徙治龍岡州豪傑重遷有懟言會克用為河東節度使昭義監軍祁審誨乞師求復昭義軍克用遣賀公雅李筠安金俊三部將

擊潞州為方立所破又使李克修攻取之殺殷銳遂并潞州表克修為節度留後初昭義有潞邢洺磁四州至是方立自以山東三州為昭義朝廷亦命克修以潞州舊軍異之昭義有兩節自此始克修字崇遠克用從父弟精馳射常從征伐自左營軍使擢留後進檢校司空方立倚朱全忠為助故克用擊邢洺磁無虛歲地為斷埸人不能稼光啟二年克修擊邢州取故鎮進攻武安方立將呂臻馬爽戰焦岡為克修所破斬首萬級執臻爭拔武安臨洺邯鄲沙河克用以安金俊為邢州刺史招撫之方立匄兵于王鎔鎔以兵三萬赴之克修還後二年方立督部將奚忠信兵三萬攻遼州以金啖赫連鐸與連和會郝丹攻鐸師失期忠信三分其兵鼓而行克用伏兵于險忠信前軍沒既戰大敗執忠信餘衆走脫歸者纔十二龍紀元年克用使李罕之李存孝擊邢攻磁洺方立戰琉璃陂大敗禽其二將被斧鑕徇邢壘呼曰孟公速降有能斬其首者假三州節度使方立力

屈又屬州殘墮人心恐性剛急待下少思夜自行陴兵皆倨告勞自爾不可復振乃還飲酖自殺從弟遷素得士心衆推為節度留後請援于全忠全忠方攻時溥不即至命王虔裕以精甲數百赴之假道羅弘信不許乃趨間入邢州大順元年存孝復攻邢遷挈邢洺磁三州降執王虔裕三百人獻之遂遷太原表安金俊為邢洺磁團練使以遷為汾州刺史歐陽史云天復元年梁遣氏叔琮攻晉出天井關遷開門降為梁兵鄉道以攻太原不克叔琮單遷過潞以遷歸于梁梁太祖惡其反覆殺之

張文禮燕人也初為劉仁恭裨將性兇險多姦謀辭氣庸下與人交言癖于不遜自少及長專蓄異謀及從劉守文之滄州委將偏師守文省父燕薊據城為亂及敗

夼于王鎔蔡鎔不親政事遂曲事當權者以求衒達每對鎔自言有將才孫吳韓白莫己若也鎔賞其言給遺甚厚因録為義男賜姓名德明由是每令將兵自栢鄉戰勝之後常從莊宗行營素不知書亦無方畧惟于懦兵之中蔓菲上將言甲不知進退乙不識軍機以此軍人推為良將初梁將楊師厚在魏州文禮領趙兵三萬夜掠經宗因侵貝郡師厚先率步騎數千人設伏于唐店文禮大掠而旋士皆卷甲束兵夜凱歌行至唐店師

厚伏兵四面圍合殺戮殆盡文禮單騎僅免自爾猶對諸將大言或讓之曰唐店之功不須多伐文禮大慙在鎮州既久見其政荒人僻嘗蓄異圖酒酣之後對左右每泄惡言聞者莫不寒心惟王鎔畧無猜間漸為腹心乃以符習代其行營以文禮為防城使自此專伺間隙及鎔殺李弘規委政于其子昭祚性偏戾未識人間情偽素養名持重坐作貴人既事權在于朝夕欲代其父向來附勢之徒無不族滅初李弘規李藹持權用事樹

立親舊分董要職故奸宄之心不能揺動文禮頗深畏憚及弘規見殺其部下五百人懼罪將欲奔竄聚泣偶語未有所之文禮因其離心密以姦辭激之曰令公命我盡坑爾曹我念爾十餘年荷戈隨我為家為國我若不即殺汝則得罪于令公我若不言又負爾輩衆軍皆泣是夜作亂殺王鎔父子舉族夷滅惟留王昭祚妻朱氏通梁人尋間道告于梁曰王氏喪于亂軍普寧公主無恙文禮徇賊帥張友順所請因為留後于濟城視事

以事上聞兼要節旄尋亦奉牋勸進莊宗姑示含容乃可其請文禮比厮役小人驟居人上行步動息皆不自安出則千餘人露刃相隨日殺不辜道路以目常慮我師問罪姦心百端南通朱氏北結契丹往往擒獲其使莊宗遣人送還文禮由是愈恐是歲八月莊宗遣閻寶史建瑭及趙將符習等率王鎔本軍進討師興文禮病疽腹及聞史建瑭攻下趙州驚悸而卒其子處瑾處球秘不發喪軍府內外皆不知之每日于寢宮問安處瑾

與其腹心韓正時參決大事同謀姦慝初文禮疽未發時舉家咸見鬼物昏暝之後或歌或哭又野河色變如血游魚多死浮于水上識者知其必敗十九年三月閻寶為處瑾所敗莊宗以李嗣昭代之四月嗣昭為流矢所中尋卒于師命李存進繼之存進亦以戰殁乃以符存審為北面招討使攻鎮州是時處瑾危蹙日甚昭義軍節度判官任圜馳至城下諭以禍福處瑾登陴以誠告乃遣牙將張彭送欵于行臺俄而符存審師至城下

是夜趙將李再豐之子沖投絙以接王師故諸軍登城
遲明畢入獲處瑾處球處琪並其母及同惡人等皆折
足送行臺鎮人請臨而食之又發文禮之尸磔之于市
董璋本梁之驍將也幼與高季興孔循俱事豪士李七
郎為童僕李初名讓常以厚賄奉梁祖梁祖寵之因畜
為假子賜姓朱名友讓璋既壯得隸于梁祖帳下後以
軍功遷為列校梁龍德末潞州李繼韜送款于梁時潞
將裴約方領兵戍澤州不徇繼韜之命據城以自固梁

末帝遣璋攻陷澤州遂授澤州刺史是歲莊宗入汴璋來朝莊宗素聞其名優以待之尋令却赴舊任歲餘代歸時郭崇韜當國待璋尤厚同光三年夏命為邠州留後三年秋正授旄鉞九月大舉伐蜀以璋為行營右廂馬步都虞候時郭崇韜為招討使凡有軍機皆召璋參決是冬蜀平以璋為劍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天成初加檢校太傅二年加同平章事是時安重誨當國採人邪謀言孟知祥必不為國家使惟董璋性忠義

可恃寵任令圖知祥又璋之子光業為宫苑使在朝結託勢援爭言璋之善知祥之惡恩寵既優故璋益恣其暴戾初奉使東川者皆言璋不恭于朝廷四年夏時明宗將議郊天遣客省使李仁矩賫詔示諭兩川又遣安重誨馳書于璋以徴貢奉約以五十萬為數既而璋訴以地狹民貧許貢十萬而已翼日璋于衙署設宴以召仁矩日既中而不至璋使人偵之仁矩方擁倡婦與賓友酣飲于驛亭璋大怒遽領數百人執持戈戟驟入驛

中令洞開其門仁矩惶駭走入閤中良久引出璋坐立仁矩于階下戟手罵曰當我作魏博都監爾為通引小將其時去就已有等威今日我為藩侯爾銜君命宿張筵席比為史臣何敢至午不來自共風塵躭酗豈于王事如此不恭秖如西川解斬客省使李嚴謂我不能斬公耶因目肘腋欲令執拽仁矩仁矩涕淚拜告僅而獲免璋乃馳騎入衙竟徹饌而不台洎仁矩復命益言璋不法未幾重誨奏以仁矩為閬州團練使尋升為節鎮

長興元年夏明宗以郊禋禮畢加璋檢校太尉時兩川刺史嘗以兵為牙軍小郡不下五百人璋已疑間及聞除仁矩鎮閬州璋由是謀反乃決仍先與其子光業書曰朝廷割吾支郡為節制屯兵三千是殺我必矣爾見樞要道吾言如朝廷更發一騎入斜谷則吾必反與汝訣矣光業以書呈樞密承旨李虔徽會朝廷再發中使荀咸乂將兵赴閬州光業謂虔徽曰咸乂未至吾父必反吾身不足惜慮勞朝廷徵發請停咸乂之行吾父必

保常曰重誨不從咸乂未至璋已擅追綿州刺史武虔裕囚于衙署虔裕安重誨之心腹也故先囚之五月璋傳檄于利閬遂等州責以間諜朝廷尋率其兵臨閬州擒節度使李仁矩軍校姚洪等害之先是璋欲謀叛先遣使持厚幣于孟知祥求為婚家且言為朝廷猜忌將有替移去則喪家住亦致討地狹兵少獨力不任願以小兒結婚愛女時知祥亦貳于朝廷因許以為援既而知祥出師以圍遂州故璋攻閬州得逞其毒焉其年秋

詔削奪璋在身官爵命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為東川行營詔討使率師以討之璋之子宫苑使光業并其族並斬于洛陽及石敬瑭率師進討以糧運不接班師明宗方務懐柔乃放西川進奏官蘇愿東川軍将劉澄各歸本道别無詔旨祇云兩務求安時孟知祥其骨月在京師者俱無恙焉因遣使報璋欲連表稱謝璋怒曰西川存得弟姪遂欲再通朝廷璋之兒孫已入黄泉何謝之有自是璋疑知祥背已始搆隙矣三年四月璋率所

部兵萬餘人以襲知祥九國志趙季良傳季良嘗與知祥從容語曰璋性狼戾若堅守一城攻之難克及聞璋起兵知祥憂形于色季良曰璋不守巢穴此天以授公也既而璋果敗知祥與諸將率師拒之戰于漢川之彌牟鎮璋軍大敗得數十騎復奔于東川九國志趙廷隱傳董璋襲廣漢將攻成都時東川廩藏充實部下多敢死之士其來也衆皆畏之知祥親督諸將與璋戰雞縱橋前頗為所挫廷隱僞遁璋逐之知祥與張公鐸繼進璋軍亂不成列廷隱整陣與知祥合擊之璋軍大敗先是前陵州刺史王暉為璋所邀寓于東川至是因璋之敗率衆以害之傳其首于西川

舊五代史卷六十二

舊五代史卷六十二攷證

唐列傳十四孟方立傳方立見潞帥交代之際乘其無備率戍兵徑入潞州自稱留後　案舊唐書僖宗紀九月高潯牙將劉廣擅還潞州是月潯天井關戍將攻廣殺之自稱留後與是書異

張文禮傳文禮病疽腹及闕史建瑭攻下趙州驚悸而卒　案文禮之卒遼史太祖紀作五月丁未與是書作八月異

舊五代史卷六十二攷證

舊五代史卷六十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三十九

列傳十五

張全義字國維濮州臨濮人初名居言賜名全義梁祖改為宗奭莊宗定河南復名全義祖瑾父誠世為田農全義為縣嗇夫嘗為令所辱乾符末黄巢起寃句全義

亡命入巢軍巢入長安以全義為吏部尚書充水運使
巢敗依諸葛爽于河陽累遷至裨校屢有戰功爽表為
澤州刺史光啟初爽卒其子仲方為留後部將劉經與
李罕之爭據洛陽罕之敗經于聖善寺乘勝欲攻河陽
營于洛口經遣全義拒之全義乃與罕之同盟結義返
攻經于河陽為經所敗收合餘衆與罕之據懷州乞師
于武皇武皇遣澤州刺史安金俊助之進攻河陽劉經
仲方委城奔汴罕之遂自領河陽表全義為河南尹全

義性勤儉善撫軍民雖賊寇充斥而勸耕務農由是倉儲殷積（洛陽搢紳舊聞記王始至洛于麾下百人中選可使者一十八人命之曰屯將每人給旗一口榜一道于舊十八縣中令招農戶令自耕種流民漸歸王于百人中又選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副民之來者撫綏之除殺人者死餘但加杖而已無重刑無租稅流民之歸漸衆王又于麾下選書計一十八人命之曰屯判官不一二年十八屯中每屯戶至數千農隙選丁夫授以弓矢鎗劍為坐作進退之法行之一二年每屯增戶大者六七千次者四千下之二三千共得丁夫閑弓矢鎗劍者二萬餘人有賊盜即時擒捕之刑寬事簡遠近歸之如市五年之內號為富庶于是奏每縣除令簿主之）罕之貪暴不法軍中乏食每取給于全義二人初相得甚歡而至是求取無厭

動加淩轢全義苦之文德元年四月罕之出軍寇晉絳全義乘其無備潛兵襲取河陽全義乃兼領河陽節度洛陽縉紳舊聞記罕之鎮三城知王專以教民耕織為務常宣言于衆曰田舍翁何足憚王聞之戲如也每飛尺書于王求軍食及縑帛王曰李太傅所要不得不奉之左右及賓席咸以為不可與王曰第與之似若畏之者左右不曉罕之謂王畏己不設備因罕之舉兵收懷澤王乃密召屯兵潛師夜發遲明入三城罕之乃逃遁投河東朝廷即授王兼鎮三城罕之求援于武皇武皇復遣兵助攻河陽會汴人救至而退梁祖以丁會守河陽全義復為河南尹檢校司空全義感梁祖援助之恩自是依附皆從

其制初蔡賊孫儒諸葛爽爭據洛陽迭相攻伐七八年間都城灰燼滿目荊榛全義初至惟與部下聚居故市井邑窮民不滿百戶全義善於撫納課部人披榛種蓺且耕且戰以粟易牛歲滋墾闢招復流散待之如子每農祥勸耕之始全義必自立畎畝餉以酒食政寬事簡吏不敢欺數年之間京畿無閒田編戶五六萬乃築壘於故市建置府署以防外寇洛陽搢紳舊聞記王每喜民有耕織者具家今年蠶麥善去都城一舍之內必馬足及之悉召其家老幼親慰勞之賜以酒食茶綵丈夫遺之布袴婦人裙衫時民

閭尚衣青婦人皆青絹為之取其新麥新繭對之喜動顔色民間有竊言者曰大王見好聲伎等閒不笑惟見好蠶麥即笑耳其真樸皆此類每觀秋稼見田中無草者必下馬命賓客觀之召田主慰勞之賜之衣物若見禾中有草地耕不熟立召田主集衆決責之若苗荒地生詰之民訴以牛疲或闕人耕鋤則田邊下馬立召其鄰仵責之曰此少人牛何不衆助之鄰仵皆伏罪即赦之自是洛陽之民無遠近民之少牛者相率助之少人者亦然田夫田婦相勸以耕桑為務是以家有蓄積水旱無饑民王誠信每水旱祈祭必具湯沐素食别寢至祠祭所儼然若對至尊容如不足遇旱祈禱未雨左右必曰王可開塔即無是塔也塔在龍門廣化寺王即依言而開塔未嘗不澍雨故當時俚諺云王禱雨買雨具梁祖迫昭宗東遷命全義繕治洛陽宫城累年方集昭宗至洛陽梁祖將圖禪代慮

全義心有異同乃以判官韋震為河南尹遂移全義為天平軍節度使守中書令東平王洛陽縉紳舊聞記齊王與梁祖互為中書令尚書令及梁祖兼四鎮齊王累表讓兼鎮蓋潛識梁祖奸雄避其權位欲圖自全之計梁祖經營霸業外則干戈屢動内則帑庾多虚齊王悉心盡力傾竭財資助之其年八月昭宗遇弒輝王即位十月復以全義為河南尹兼忠武軍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梁祖建號以全義兼河陽節度使封魏王開平二年冊拜太保兼陜虢節度使河陽尹四年冊拜太傅河南尹判六軍兼鄭滑等州節度使乾化元年冊拜

太師二年朱友珪篡逆以全義為守太尉河南尹宋亳節度使兼國計使梁末帝嗣位於汴以全義為洛京留守兼鎮河陽末幾授天下兵馬副元帥梁帝季年趙張用事段凝為北面詔討使驟居諸將之右全義知其不可遣使啟梁末帝曰老臣受先朝重顧蒙陛下委以副元帥之名臣雖遲暮尚可董軍請付北面兵柄庶分宵旰段凝晚進德未服人恐人情不和敗亂國政不聽全義托朱氏垂三十年梁祖末年猜忌宿將欲害全義者

數四全義單身曲事悉以家財貢奉洎梁祖河朔喪師之後月獻鎧馬以補其軍又以服勤盡瘁無以加諸故竟免於禍全義妻儲氏明敏有才略梁祖自柏鄉失律後連年親征河朔心疑全義或左右讒間儲氏每入宮委曲伸理有時怒不可測急召全義儲氏謁見梁祖厲聲言曰宗奭種田叟耳三十餘年洛城四面開荒斸棘招聚軍賦資陛下創業今年齒衰朽指景待盡而大家疑之何也梁祖遽笑而謂曰我無惡心嫗勿多言洛陽縉紳

舊聞記梁祖猜忌王慮為後患前後欲殺之者數四夫人儲氏面請梁祖得免梁祖遂以其子福王納齊王之女

莊宗平梁全義自洛赴覲泥首待罪莊宗撫慰久之以其年老令人掖而昇殿宴賜盡歡詔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皆兄事之先是天祐十五年梁末帝自汴趨洛將祀於圜丘時王師攻下楊劉狥地曹濮梁末帝懼急歸于汴其禮不遂然其法物咸在至是全義乃奏曰請陛下便幸洛陽臣已有郊禮之備翼日制以全義復為尚書令魏王河南尹明年二月郊禋禮畢以全義為守太

尉中書令河南尹改封齊王兼領河陽先是朱梁時供御所費皆出河南府其後孔謙侵削其權中官各領內司使務或豪奪其田園居第全義乃悉録進納四年落河南尹授忠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尚書令會趙在禮據魏州都軍進討無功時明宗已為羣小閒諜端居私第全義以卧疾聞變憂懼不食薨于洛陽私第時年七十五天成初冊贈太師謚曰忠肅全義歷守太師太傅太尉中書令封王邑萬三千戶凡領方鎮洛鄆陜滑宋

三莅河陽再領許州内外官歷二十九任尹正河洛凡四十年位極人臣善保終吉者葢一人而已全義樸厚大度敦本務實起戰士而忘功名尊儒業而樂善道家非士族而奬愛衣冠開幕府辟士必求望實屬邑補奏不任吏人位極公王不衣羅綺心奉釋老而不溺左道如數者人以為難自莊宗至洛陽趍向者皆由徑以希恩寵全義不改素履盡誠而已言事者以梁祖為我世讎宜斵棺燔柩全義獨上章申理議者嘉之劉皇后嘗

從莊宗幸其第奏云妾孩幼遇亂失父母欲拜全義爲義父許之全義稽首奏曰皇后爲國之母儀古今未有此事臣無地自處莊宗敦逼再三不獲已乃受劉后之拜既非所願君子不以爲非然全義少長軍中立性樸滯凡百姓有詞訟以先訴者爲得理以是人多枉濫爲時所非又嘗怒河南縣令羅貫因憑劉后譖于莊宗俾貫非罪而死露屍于府門寃枉之聲聞于遠近斯亦良玉之微瑕也五代史闕文梁乾化元年七月辛丑梁祖幸全義私第甲辰歸大内梁史稱上不豫

厥秋暑辛宗奭私第數日宰臣視事于仁政亭崇政諸司並止于河南府廨署世傳梁祖亂全義之家婦女悉皆進御其子繼祚不勝憤恥欲剚刃于梁祖全義止之曰吾頃在河南遭李罕之之難引太原軍圍閉經年啗木屑以度朝夕死在頃刻得他救援以至今日此恩不可負也其子乃止梁史云云者諱國惡也臣謹按春秋莊二年經曰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傳曰書姦也夫經言會者諱惡禮也傳書姦者暴其罪以垂誡也又莊二十二年傳書陳完飲桓公酒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豈有天子幸人臣之家留止數日姦亂萌矣況全義本出巢賊敗依河陽節度使諸葛爽爽用為澤州刺史及爽死全義事其子仲方即與李罕之同逐仲方罕之帥河陽全義為河南尹未幾又逐罕之自據河陽其翻覆也如此自是托迹朱梁斵喪唐室惟勤課勸其實斂民附賊以固恩寵梁時月進鎧馬以補軍實及梁祖為友珪所弒首進錢一百萬以助

山陵莊宗平中原全義合與敬翔李振等族誅又通賂于劉皇后乘莊宗幸洛言臣已有郊天費用夫全義匹夫也豈能自殖財賦其剩下奉上也又如此晚年保證明宗欲為子孫之福師方渡河鄴都兵亂全義憂恨不食終以餓死未死前其子繼業訟弟汝州防禦使繼孫莊宗貶房州司戶賜自盡其制畧曰侵奪父權惑亂家事繼烏獸之行畜梟獍之心其御家無法也又如此河南令羅貫方正文章之士事全義稍慢全義怒告劉皇后斃貫于枯木之下朝野冤之洛陽監軍使嘗收得李太尉平泉莊醒酒石全義求之監軍不與全義立殺之其附勢作威也又如此蓋亂世之賊臣耳得保首領為幸已多晉天福中其子繼祚謀反伏誅識者知餘殃在其子孫也臣讀莊宗實録見史官敘全義傳虛美尤甚至今負俗無識之士尚以全義為名臣故因補闕文粗論事迹云

朱友謙字德光許州人本名簡祖巖父琮世為陳許小校廣明之亂簡出鄉里事澠池鎮將柏夔為部隸嘗為盜于石壕三鄉之間剽刼行旅後事陝州節度使王珙積勞至軍校珙性嚴急御下無恩牙將李璠者珙深所倚愛小有違忤暴加箠擊璠陰銜之光化元年珙與弟河中節度使珂相持干戈日尋珙兵屢敗部伍離心二年六月璠殺珙歸附汴人梁祖表璠為陝州節度使璠亦苛慘軍情不叶簡復攻璠璠冐刃獲免逃歸于汴三

年梁祖表簡為陝州留後九月天子授以旄鉞車駕在鳳翔梁祖往來簡事之益謹奏授平章事天復末昭宗遷都洛陽駐蹕于陝時朝士經亂簪裳不備簡獻裳百副請給百官朝容稍備以迎奉功遷檢校侍中簡與梁祖同宗乃陳情於梁祖曰僕位崇將相比無勲勞皆元帥令公生成之造也願以微生厎粉為効乞以姓名肩隨宗室梁祖深賞其心乃名之為友謙編入屬籍待遇同於已子友謙亦盡心叶贊功烈居多梁祖建號移授

河中節度使檢校太尉累拜中書令封冀王及朱友珪弒逆友謙意不懌雖勉奉僞命中懐怏怏友珪徵之友謙辭以北面侵軼謂賓友曰友珪是先帝假子敢行大逆余位列維城恩踰父子論功校德何讓伊人詎以平生附託之恩屈身于逆豎之手遂不奉命其年八月友珪遣大將牛存節康懐英韓勍攻之友謙乞師于莊宗莊宗親總軍赴援與汴軍遇於平陽大破之歐陽史晉王出澤潞以救之追懐英于解縣大敗之追至白逕嶺夜秉炬擊之懐英又敗因與友謙會于猗氏

友謙感陳感慨願敦盟約莊宗歡甚友謙乘醉鼾寢于帳中莊宗熟視之謂左右曰冀王真貴人也但恨其臂短耳及梁末帝嗣位以恩禮結其心友謙亦遜辭稱藩行其正朔天祐十七年友謙襲取同州以其子令德為帥請節鉞于梁不獲友謙即請之於莊宗令幕客王正言以節旄賜之梁將劉鄩尹皓攻同州友謙求告急莊宗遣李嗣昭李存審將兵赴之敗汴軍于滑北解圍而還初劉鄩兵至蒲中倉儲匱乏人心離貳軍民將校咸

欲歸梁友謙諸子令錫等亦說其父曰晉王雖推心于我然懸兵赴援急難相應寧我負人擇福宜重請納欵于梁使劉鄩兵退後與晉王修好友謙曰晉王親赴予急夜半秉燭戰賊面為盟誓不負初心昨聞吾告難命將星行助我資糧分我衣屨而欲翻覆背恩所謂鄧祁侯云人將不食吾餘也及破梁軍加守太尉西平王同光元年莊宗滅梁友謙覲于洛陽莊宗置宴饗勞寵錫無筭親酌觴屬友謙曰成吾大業者公之力也既歸藩

請割慈隰二郡依舊隸河中不許詔以降州隸之又請解縣兩地榷鹽每額輸省課許之及郊禮畢以友謙為守太師尚書令進食邑至萬八千戶三年賜姓名繼麟編入屬籍賜之鐵劵恕死罪以其子令德為遂州節度使令錫為許州節度使一門三鎮諸子為刺史者六七人將校剖竹者又五六人恩寵之盛時無與比莊宗季年稍怠庶政巷伯伶官干預國事時方面諸侯皆行賂遺或求賂于繼麟雖僶俛應奉不滿其請且曰河中土

薄民貧厚貺難辦由是羣小咸怨遂加誣搆郭崇韜討巴蜀徵師於河中繼麟令其子令德率師赴之伶官景進與其黨搆曰昨王師初起繼麟以為討已頗有拒命之意若不除移如國家有急必為後患郭崇韜既誅宦官愈盛遂搆成其罪謂莊宗曰崇韜强項于蜀盖與河中響應繼麟聞之懼將赴京師面訢其事其部將曰王有大功於國密邇京城羣小流言何足介意端居奉職讒邪自銷不可輕行繼麟曰郭公功倍於我尚為人搆

陷吾若得面天顔自陳肝膈則流言者獲罪矣四年正月繼麟入覲景進謂莊宗曰河中人有告變者言繼麟與崇韜謀叛聞崇韜死又與李存乂搆逆當斷不斷禍不旋踵羣閹異口同辭莊宗駭惑不能決是月二十三日授繼麟滑州節度使是夜令朱守殷以兵圍其第擒之誅於徽安門外詔繼岌誅令德于遂州王思同誅令錫于許州兵鎮纂誤云伶官史彦瓊傳友諒有子建徽被殺傳中未載命夏魯奇誅其族于河中初魯奇至友謙妻張氏率其家屬二百餘

口見魯竒曰請疏骨肉名字無致他人横死將刑張氏持先賜鐵券授魯竒曰皇帝所賜也是時百口塗地冤酷之聲行路流涕先是河中衙城閽者夜見婦人數十祇服靚粧僕馬炫耀自外馳騁笑語趋衙城閽者不知其故不敢詰至門排騎而入既而扃鎻如故復無人迹乃知妖鬼也又繼鱗登逍遥樓聞哭聲四合詰日訊之巷無喪者踰歲乃族誅及明宗即位始下詔昭雪焉

史臣曰全義一逢亂世十領名藩而能免梁祖之雄猜

受莊宗之厚遇雖由恭順亦繫貨財傳所謂貨以藩身者全義得之矣友謙嚮背為謀二三其德考其行事亦匪純臣然全族之誅禍斯酷矣得非鬼神害盈而天道惡滿乎

舊五代史卷六十三

舊五代史卷六十三攷證

唐列傳十五張全義傳初名居言　案新舊唐書作張言是書李罕之傳亦作張言俱與此傳異

巢敗依諸葛爽于河陽屢有戰功爽表為澤州刺史　案洛陽縉紳舊聞記齊王張令公外傳云王在巢軍中知其必敗遂翻身歸國唐授王澤州刺史攷是書則全義因巢敗始歸諸葛爽乃表為澤州刺史也舊聞記殊失事實

詔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皆兄事之　案通鑑全義獻幣馬千計帝命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兄事之是全義之得幸於莊宗由幣馬也洛陽縉紳舊聞記齊王上表待罪莊宗降詔釋之及台見大喜開懷慰納若見平生故人盡魚水之契焉此蓋黨於全義者虛譽之辭

朱友謙傳簡復攻璠璠冒刃獲免逃歸於汴　案新唐書王重榮傳李璠為節度使凡五月為部將朱簡所

殺據是書則瑫逃歸於汴未甞見殺也通鑑歐陽史

俱從是書

待遇同於已子　案歐陽史作録以為子

其年八月友珪遣大將牛存節康懷英韓勍攻之　案

歐陽史友珪遣招討使韓勍將康懷英等擊友謙通

鑑作九月丁未以感化節度使康懷貞為副招討使

更以韓勍副之懐貞等與忠武節度使牛存節合兵

五萬屯河中三書所載俱有異同

友謙襲取同州以其子令德爲帥請節鉞於梁不獲
案歐陽史末帝初不許已而許之制命未至友謙復
叛通鑑從歐陽史

舊五代史卷六十三攷證

舊五代史卷六十四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四十

列傳十六

霍彥威字子重洺州曲周人也梁將霍存得之於村落間年十四從征討存憐其爽邁養為己子存梁史有傳彥威未弱冠為梁祖所知擢在左右漸升戎秩亟立戰

功嘗中流矢眇其一目開平二年自開封府押衙右親從指揮使檢校司空授右龍驤軍使三年自右監門衛將軍授左天武軍使遷右監門上將軍乾化三年與袁象先同誅朱友珪梁末帝授洺州刺史轉河陽留後乾化末邠州留後李保衡背李茂貞以城歸梁梁以彥威為邠州節度使其年五月茂貞遣將劉知俊率大軍攻之彥威固守踰年竟不能下或得其俘悉令放之秦人懷其德遂無侵擾轉滑州節度使移鎮鄆州兼北面行

營招討總大軍於河上師徒屢敗降授陝州留後莊宗入汴彥威自陜馳至請罪詔釋之一日莊宗於崇元殿宴諸將彥威與叚凝袁象先等預焉酒酣莊宗舉酒屬明宗曰此度宴客皆吾前歲之勁敵也一旦與吾同宴蓋卿前鋒之効也彥威等伏陛謝罪莊宗曰與卿話舊無足畏也因賜御衣器幣盡歡而罷尋放歸藩明年從明宗平潞州授徐州節度使契丹犯塞莊宗以明宗為北面招討使命彥威為副彥威善言論頗能接奉明宗

尤重之趙太叛於刑州奉詔討平之時趙在禮據魏州
與明宗會兵於鄴下大軍夕亂明宗為其所逼彥威從
入魏州皇甫暉等尤忌彥威欲殺之彥威機辯開說竟
免及出彥威部下兵士獨全衛護明宗至魏縣時明宗
欲北趨常山彥威與安重誨懇請赴闕從至洛陽彥威
首率卿相勸進于至德宫旬日之間内外機事皆決于
彥威擅収叚凝温韜下獄將寘于法安重誨謂曰温叚
罪惡負于梁室衆所知矣今主上克平内難冀安萬國

豈為公報仇耶至天成初除鄆州節度使值青州王公儼拒命改平盧軍節度至鎮擒公儼斬之明年冬肆覲于汴州明宗接遇甚厚累官至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三年冬卒于理所年五十七奏至之日明宗方出近郊忽聞奏訃掩泣歸宫輟朝三日至月終不舉樂五代會要天成四年六月敕故平盧軍節度使霍彦威勳名顯著宅兆已營度遵定謚之規俾議送終之制宜以三公禮葬册贈太師晉國公謚曰忠武子承訓弟彦珂累歷刺史皇朝乾德中立明宗廟于洛州詔以彦威配饗廟庭

王晏球字瑩之自言洛都人少遇亂為蔡賊所掠汴人杜氏畜之為子因冒姓杜氏晏球少沈勇有斷倜儻不羣梁祖之鎮汴也選富家子有材力者置之帳下號曰廳子都清異錄宣武廳子都尤勇悍其弩張一大機則十二小機皆發用連珠大箭無遠不及晉人極畏此晏球預選從梁祖征伐所至立功累遷廳子都指揮使梁開平三年自開封府押府充直左耀武指揮使授右千牛衛將軍軍職如故朱友珪之簒位也懷州龍驤守禦軍作亂欲入京城已至河陽友珪命晏球出騎迎

戰擊亂軍獲軍使劉重遇以功轉左龍驤第一指揮使
梁末帝嗣位以晏球為龍驤四軍都指揮使貞明二年
四月十九日夜汴州捉生都將李霸等作亂縱火焚剽
攻建國門梁末帝登樓拒戰晏球聞亂先得龍驤馬五
百屯於鞠場俄而亂兵以竿竪麻布沃油焚建國樓勢
將危急晏球隔門窺亂兵見無甲冑即出騎擊之奮力
血戰俄而羣賊散走梁末帝見騎軍討賊呼曰非吾龍
驤之士乎晏球奏曰亂者惟李霸一都陛下但守宮城

進明臣必破之既而晏球盡戮亂軍全營族誅以功授
單州刺史尋領軍于河上為行營馬都指揮兼諸軍將
排陣使莊宗入汴晏球率騎軍入援至封丘聞梁末帝
殂即解甲降于莊宗明年與霍彦威北捍契丹授齊州
防禦使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仍賜姓氏名紹虔鄴
之亂明宗入赴内難晏球時在瓦橋遣人招之明宗至
汴晏球率騎從至京師以平定功授宋州節度使上章
求還本姓名天成二年授北面行營副招討以兵戍滿

城是歲王都據定州通鑑都遣人說北面副招討使王
晏球晏球不從乃以金遺晏球帳
下使圖之不克癸巳晏球以都反狀聞壬寅
以晏球為北面招討使權知定州行州事契丹遣托
諾率騎千餘來援都突入定州晏球引軍保曲陽王都
托諾出軍拒戰晏球督厲軍士令短兵擊賊戒之曰迴
首者死符彥卿以龍武左軍攻其左高行周以龍武右
軍攻其右奮劒揮撾應手首落賊軍大敗於嘉山之下
追襲至於城門俄而契丹首領特哩袞率勇騎五千至
唐河是時大雨晏球出師逆戰特哩袞復敗追至易州

河水暴漲所在陷没俘獲二千騎而還特哩衮以餘衆北走幽州趙德鈞令牙將武從諫以騎邀擊德鈞分扼諸要路旬日之内盡獲特哩衮已下酋長七百餘人契丹遂弱晏球圍城既久帝遣使督攻城晏球曰賊壘堅峻但食三州租稅撫恤黎民愛養軍士彼自當魚潰帝然者言晏球能與將士同甘苦所得禄賜私財盡以饗士日具飲饌與將校筵宴待軍士有禮軍中無不敬伏其年冬平賊自初戰至於城拔不戮一士上下歡心

物議以為有將帥之畧以功授天下軍節度使未幾移
鎮青州就加兼中書令長興三年卒于鎮時年六十贈
太尉子徹位至懷州刺史
戴思遠本梁之故將也初事梁祖以武幹知名開平元
年自右羽林統軍加檢校司徒出為晉州刺史二年授
右監門上將軍尋改華州防禦使三年自左天武使復
授右羽林統軍郢王友珪篡位授洺州團練使貞明中
為邢州留後還本州節度使屬燕將張萬進殺滄州

留後劉繼威以城歸梁末帝命思遠鎮之莊宗平定魏博以兵臨滄德思遠棄鎮渡河歸汴累遷天平軍節度使兼北面招討使將兵與莊宗對壘久之莊宗討張文禮于鎮州契丹求援莊宗追襲契丹至幽州思遠聞之總兵以襲魏州至魏店遇明宗騎軍適至思遠乃西涉洹水陷成安復歸楊村砦盡率其衆攻德勝北城城中危急符存審晝夜乘城以拒之莊宗自薊五日馳至魏州思遠聞之解去及明宗襲下鄆州思遠罷軍權降授宣

化軍留後其年莊宗入汴思遠自鄧州入朝復令歸鎮明宗即位移授洋州節度使及西川俱叛思遠以董璋故人避嫌請代徵入朝宿衛以年告老授太子少保致仕清泰二年八月卒于家

朱漢賓字績臣亳州譙縣人也父元禮始為郡將梁太祖聞其名擢為軍校從龐師古渡淮戰歿于淮南漢賓少有膂力形神壯偉膽氣過人梁祖以其父死王事還置帳下編入屬籍梁祖之攻兖鄆也朱瑾募驍勇數百

人黥雙鴈于其頰立為鴈子都梁祖聞之亦選數百人別為一軍號為落鴈都署漢賔為軍使當時目為朱落鴈後與諸將破蔡賊有功天福中授右羽林統軍入梁歷天威軍使左羽林統軍出為磁州刺史滑宋二州留後亳曹二州刺史安州節度使莊宗至洛陽漢賔自鎮入覲後令還鎮明年授左龍武統軍莊宗嘗幸漢賔之第漢賔妻進酒上食奏家樂以娛之自是漢賔頗蒙寵待同光四年正月冀王朱友謙入朝明宗居洛陽以友

謙故人置酒于第莊宗諸王在席友謙坐在永王存霸之上酒酣漢賓以大觴奉友謙曰公雖名位髙坐于皇弟之上非宜也僕與公俱在梁朝以宗盟相厚自公入朝三發單函候問畧無報復忽余卑位不亦甚乎元行欽恐其紛然為解之方止不數日友謙赤族趙在禮據魏州元行欽率軍進討詔漢賓權知河南府事明宗以漢賓為右衛上將軍樞密使安重誨方當委重漢賓密令結託得為婚家天成末為潞州節度使移鎮晉州重

誨既誅漢賓復為上將軍明年秋漢賓告老授太子少保致仕清泰二年六月卒時年六十四漢賓少勇健及晚歲飲啖過人其狀貌偉如也凡所履歷不聞踰法梁時嘗統軍屯魏州莘縣適值連師去郡諸軍咸以利見誘請自為留後漢賓則斬其言者拒而不從聞者賞焉在曹日飛蝗去境父老歌之臨平陽遇旱親齊潔禱龍子祠踰日雨足四封大稔咸以為善政之所致也及致仕東還亳郡見鄉舊親戚淪没者有塋兆未辦則給以

棺斂有婚嫁未畢則助以資幣受其惠者數百家郡人義之尋還洛陽有第在懷仁里北限洛水南枕通衢層屋連甍脩木交幹笙歌羅綺日以自娛養彼天和保其餘齒此乃近朝知止之良將也晉高祖即位贈太子少傳謚曰貞惠子四人長曰崇勲官至左武衛將軍

孔勍字鼎文兗州人後徙家宿州少便騎射為軍中小校事梁祖漸至郡守累遷齊州防禦使唐鄧節席使梁貞明中王球據襄州叛勍平之因授山南東道節度使

莊宗至洛陽勍自鎮來朝復令歸鎮尋移昭義節度使同光季年監軍楊繼源與都將謀據潞州事泄勍誅之明宗即位之歲詔還京師授河陽節度使未幾以太子太師致仕卒年七十九贈太尉

劉玘汴州雍丘人也世為宣武軍牙校玘少負壯節梁祖鎮汴州玘求自試補隊長從梁祖征伐所至有功遷為牙將歷滑徐襄三州都指揮使開平中襄帥王班為帳下所害亂軍推玘為留後玘詭從之翌日受賀衙庭

享士伏甲幕下盡斬其亂將以功歷復亳二州刺史徵爲侍衛都將出爲安州刺史貞明中爲晉州留後莊宗至汴玘來朝在晉州八年曰與上黨太原之師交鬬于境上莊宗見而譬之曰劉侯無恙控我晉陽之南鄙歲時久矣不早相見玘頓首謝罪復命歸鎮正授節旄移鎮安州明宗即位遷鄧州節度使天平末以史敬鎔代之玘還京師卒贈侍中有子師道仕皇朝右贊善大夫卒

周知裕字好問幽州人也少事燕帥劉仁恭為騎將表為嬀州刺史久之移刺德州天祐四年劉守光既平滄州乃以其幼子繼威為留後大將張萬進與知裕佐之繼威冲幼宣淫于萬進之家萬進殺之詰旦召知裕告其故萬進自稱留後署知裕為景州刺史會萬進納款于梁知裕先奔于汴梁主厚待之特置歸化軍以知裕為指揮使凡軍士自河朔歸梁者皆隸于部下梁與莊宗交戰于河摧堅挫鋭恃歸化一軍然歲將能一紀位

不及郡守同光初莊宗入汴知裕隨段凝軍解甲封丘
明宗時為總管受降于郊外見知裕甚喜遥相謂曰周
歸化今為吾人何樂如之因令諸子以兄事之莊宗撫
憐尤異而諸校心妬之有壯士唐從益者因獵射之知
裕遁而獲免莊宗遂誅從益出知裕為房州刺史魏王
繼岌伐蜀召為前鋒騎將明宗即位移刺絳州改淄州
刺史宿州團練使知裕老于軍旅勤于稼穡凡為郡勸
課皆有政聲朝廷喜之遷安州留後淮上之風惡病者

至于父母有疾不親省視甚者避于他室或時問訊即以食物揭于長竿之首委之而去知裕心惡之名鄉之頑狠者訶詰教導俾知父子骨肉之恩繇是獘風稍革長興末入為右神武統軍清泰初卒于官贈太傅

史臣曰夫才之良者在秦亦良也在虞亦良也故彦威而下昔為梁臣不虧亮節洎歸唐祚亦無醜聲蓋松貞不變于四時玉粹寧虞其烈燄故也況彦威之輔明宗也有翌戴之績晏球之伐中山也著戡定之功方之數

公尤為優矣

舊五代史卷六十四

舊五代史卷六十四考證

唐列傳十六霍彦威傳存憐其爽邁養爲己子　案通鑑注以彦威爲霍存之子與是書異

值青州王公儼拒命改平盧節度至鎮擒公儼斬之　案歐陽史彦威徙鎮平盧朱守殷反伏誅考朱守殷反明宗遣范延光馳兵斬之非出彦威之力疑以是書所載爲得其實

王晏球傳高行周以龍武右軍攻其右　行周歐陽史

作行珪

朱漢賓傳謚曰貞惠　案五代會要作正慧引太常博士林弼議曰漢賓散已俸以代荒逋濟疲俗而臻富庶所涖之地綽有政聲知進退存亡之理得善始令終之道謹案謚法中道不撓保節揚名曰正愛民好學寛裕慈仁曰慧請謚曰正慧從之是書及歐陽史俱作貞惠未知何據

劉玘傳翌日受賀衙庭享士伏甲幕下盡斬其亂將

案通鑑考異引梁祖實錄八月丁酉賜劉玘王延順物以其違亂將之命來歸編遺錄斬李洪勑云始扶劉玘既奔竄以歸朝若使玘翌日便斬亂將則襄州何以至九月始収復盖玘脫身歸朝及梁亡入唐妄云斬亂以自誇大耳

周知裕傳清泰初卒於官　案歐陽史作應順中卒

托諾舊作禿餒今改　特哩袞舊作惕隱今改

舊五代史卷六十四攷證